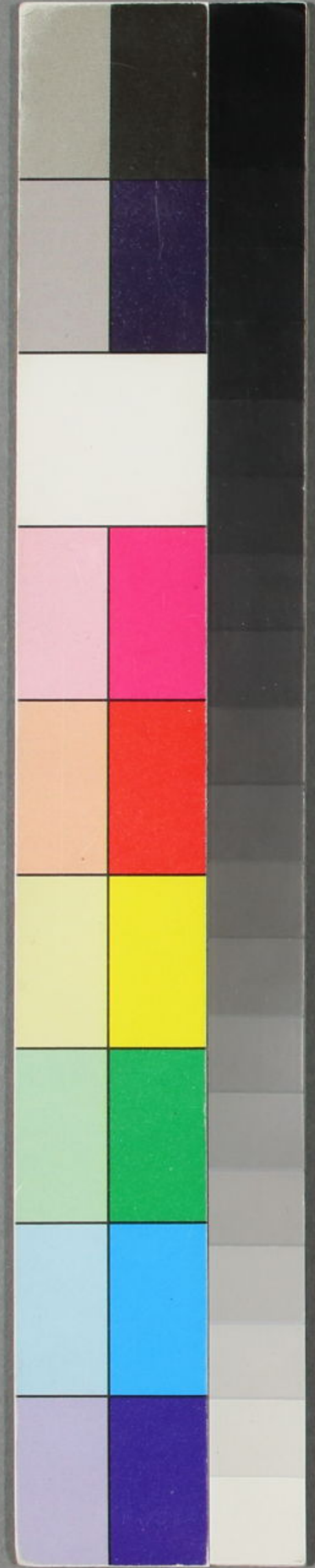


王梅溪全集

和  
1081  
3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一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鉉人岸重編

邑後學進士楊森秀清令校



御試策

問蓋聞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遵先王之法而  
過者未之有也仰惟祖宗以來立綱陳紀百度著  
明細大畢舉皆列聖相授之模為萬世不刊之典  
朕纘紹丕圖恪守洪業凡一號令一施為靡不稽  
諸故實惟祖宗成法是憲是若然畫一之禁賞刑  
之具猶昔也而奸弊未盡革賦斂之制經常之度  
猶昔也而財用未甚裕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猶昔



也而人才尚未盛黜陟之典訓迪之方猶昔也而官師或未勵其咎安在豈道雖久而不渝法有時而或弊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耶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朕欲參稽典冊之訓講明推行之要俾祖宗之治復見於今其必有道子大夫學古入官明於治道蘊蓄以待問久矣詳著于篇朕將親覽

臣對臣聞有家法有天下法人臣以家法爲一家之法人君以家法爲天下之法人君之與人臣雖名分不同而法有大小之異至於能世守其法者則皆曰權而已人臣能執一家之權守一家之法以示其子孫則必世爲名家人君能執天下之權守其家法以爲天下法貽

厥子孫而施諸罔極則必世爲有道之國蓋法者治家治天下之大具而權者又持法之要術也今陛下親屈至尊廷集多士訪治道于清問之中首以監于先王成憲恪守祖宗之法爲言是則陛下欲守家法以爲天下法者固已得之矣臣獲以一介草茅與子大夫之列仰承聖詔其敢不展盡底蘊茂明大對以爲陛下遵祖宗守成法之獻耶臣之所欲言者無他焉亦曰攬權而已嘗謂君者天也天之所以爲天者以其聰明剛健司慶賞刑威之權而不昧也君之所以爲君者以其能憲天聰明體天剛健司慶賞刑威之權而不下移也天執天之權而爲天君執君之權而爲君故天與君同稱大於



域中而君之名號必以天配以天道而王天下也則謂之天王以天德而子兆民也則謂之天子居九五正中之位則謂之天位享萬壽無疆之祿則謂之天祿五服五章者謂之天命五刑五用者謂之天討就之如日者謂之天表畏之如神者謂之天威居曰天闕器曰天仗法曰天憲詔曰天語天之大不可以有加君之大亦不可以有加者以其威能司域中之權而已矣恭惟陛下蘊聰明之德體剛健之資躬親聽斷動法祖宗一詔令之下而萬民莫不鼓舞者如天之雷風一德澤之布而萬民莫不涵泳者如天之雨露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而萬民莫不悅服者如天之清明爲政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而萬民莫不拭目以觀者如天之運行而不息巍巍乎蕩蕩乎固不可以有加矣而臣猶以法天攬權爲言者蓋陛下之德雖不可以有加而臣子之心每以有加無已而望陛下此臣所以昧死盡言而不知諱也臣伏讀聖策首以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爲言次及于祖宗立綱陳紀列聖相授之道又次以今日奉行而不能無四者之弊爲問臣有以見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守成憲遵祖宗欲革今日之弊也臣竊謂陛下能攬威福之權率自己出則成憲有不難守祖宗有不難法時弊有不難革天下有不難治凡所以策臣者皆不足爲陛下憂矣不然陛下雖



宋王忠文公集 卷之一  
勤勤問之臣雖諂諂誦之無益也臣觀自古善言治之人未嘗不以攬權爲先自古善致治之君亦未嘗不以攬權爲先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者箕子告武王之言也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至於無道則自諸侯大夫出者孔子垂戒後世之言也謂慶賞刑威曰君君能制命爲義者左氏記時人之言也謂堂陛不可以相陵首足不可以相反者賈誼告文帝之言也此臣所謂善言治之人未嘗不以攬權爲先也三皇官天下者攬福威之權以官之也五帝家天下者攬福威之權以家之也三王計安天下而歷年長且久者攬福威之權以安之也漢宣帝善法祖

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中興之業者無他焉以其能革霍光專政之弊躬攬福威之權而已觀其綜核名實信賞必罰齋居決事聽斷惟精而神爵五鳳之治號爲吏稱民安功光祖宗業垂後裔者蓋本乎此也光武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建中興之功者無他焉以其能鑒西京不競之禍躬攬福威之權而已觀其總攬權綱明慎政體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建武之政號爲止戈之武系隆我漢同符高祖者蓋本乎此也唐明皇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開元之治者以其能革前朝權威干政之弊躬攬福威之權而已初明皇銳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十一  
於求治姚崇設十事以要說之其大概則勸其攬權也  
帝自謂能行由是勵精爲治責成於下而權歸於上矣  
憲宗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  
元和之治者以其能懲前日沾沾小人竊柄之弊躬攬  
福威之權而已初憲宗銳於致治杜黃裳懼不得其要  
勸其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帝嘉納之由是勵精爲治  
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矣此臣所謂自古善致治之君  
未嘗不以攬權爲先也陛下懲前日權臣專政之久收  
還福威之柄運獨化於陶鈞裁萬幾於獨斷天下翕然  
稱陛下爲英主凜凜乎漢宣帝光武唐明皇憲宗之上  
矣而臣尤勸陛下攬權者非欲陛下衡石程書如秦皇

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陛下傳飡聽政如隋文帝而  
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強明自任親治細事不任宰相  
如唐德宗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精於吏事以察爲  
明無復仁恩如唐宣宗而謂之攬權也蓋欲陛下懲其  
所既往戒其所未然操持把握不可一日而少縱之使  
福威之柄一出於上不至於下移而已臣竊謂陛下欲  
守祖宗之法莫若躬攬福威之權欲攬福威之權又莫  
若行陛下平日之所學五經泛言治道而春秋者人主  
攬權之書也陛下聖學高明緝熙不倦萬幾之暇篤好  
此書固嘗親灑宸翰以書經傳刊之琬琰以詔學者矣  
邇者又命儒學近臣於經筵講讀之是則夫子二百四



十二年行事之迹固已默得於聖心之妙至於其間可  
爲攬權之法者臣請爲陛下誦之春秋書王曰天王者  
所以爲人君法天攬權之法有書王不書天者所以爲  
人君不能法天攬權之戒書朝書會者欲朝會之權必  
出於天子也書侵書伐者欲征伐之權必出於天子也  
書僭禮亂樂者欲其收禮樂之權也書僭賞濫罰者欲  
其收賞罰之權也權在諸侯則譏之如踐土之盟之類  
是也權在大夫則刺之如雞澤之盟之類是也先王人  
而後諸侯者欲權在王人也內中國而外夷狄者欲權  
在中國也書盜一字者所以戒小人之竊權也書闔一  
字者所以防刑人之弄權也凡一字之褒重於華袞者  
皆所以勸人君攬權以作福凡一字之貶重於斧鉞者  
皆所以勸人君攬權以作威臣願陛下尊聖人之經行  
聖人之言以是正天下之名分以是定天下之邪正以  
是成天下之事業則何患乎不能監先王之憲遵祖宗  
之法革今日之弊耶臣伏讀聖策曰仰惟祖宗以來立  
綱陳紀百度著明細大畢舉皆列聖相授之模爲萬世  
不刊之典朕纘紹丕圖恪守洪業凡一號令一施爲靡  
不稽諸故實惟祖宗成法是憲是若臣有以見陛下謙  
恭抑畏不以聰明自居必欲行祖宗之法以致中興之  
治也臣竊謂陛下欲法祖宗以致治又不可不法春秋  
以攬權臣謹按春秋有變古則譏之之書有存古則幸



之之書有復古則善之之書經書初獻六羽者譏隱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輒變先王之樂也書初稅畝者譏宣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輕變成周之徹也此所謂變古則譏之者也書猶三望者譏僖公不郊而幸其猶三望書猶朝於廟者譏文公不告朔而幸其猶朝於廟此所謂存古則幸之者也襄公十一年書作三軍者譏其變古也昭公五年書舍中軍者善其復古也此所謂復古則善之者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漢惠帝用曹參守蕭何之法而海內晏然武帝用張湯取高皇帝之法紛更之而盜賊半天下守祖宗之法者其治如此變祖宗之法者其亂如彼爲人主者其可自壞其家法耶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聖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質趙普之徒相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時有若李沆王旦寇準在仁宗時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與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側聞慶曆中仁宗出御書十三軸凡三十五事其一曰遵祖宗訓二曰奉真考業三曰祖宗艱難不敢有墜四曰真宗愛民孝思感噎故當時君聖臣良持循法度四十二年之間治效卓然者蓋本乎此又聞熙寧中先正司馬光於經筵進講至蕭何曹參事謂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且言祖宗之法不可變也異日呂惠卿進講立說



以破之謂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  
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  
罰世輕世重是也光隨而折之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  
非變也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王不自變  
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謂世輕  
世重非變法也觀二臣之言亦足以見其人之邪正矣  
陛下自卽位以來固未嘗不遵守祖宗成法比年有出  
於一時申請權宜而行者致與成法或相抵牾邇者陛  
下面諭群臣謂國家政事並宜遵守祖宗今又發于清  
問以求致治之效臣有以見陛下得持盈守成之道真  
仁宗之用心矣然臣復以攬權爲言者蓋春秋譏時王  
失攬權之道故諸侯遂有變法之弊今陛下欲守祖宗  
之法宜用春秋賞罰之權以御之可也大臣有清淨如  
曹參者宜命之持循忠正如司馬光者宜俾之討論變  
亂如張湯者則誅之異議如呂惠卿者則斥之如是則  
祖宗良法美意可以垂萬世而無弊矣尚何患乎天下  
之不治哉臣伏讀聖策曰畫一之法賞刑之具猶昔也  
而姦弊未盡革臣有以見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明  
賞刑以革弊也臣竊謂欲姦弊之盡革不可不法春秋  
以攬權蓋春秋之法非孔子之法也成周之法也故杜  
預曰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經有書賞者如錫命威  
公錫命文公錫命成公之類皆所以譏時王之濫賞非



周公之賞也有書刑者如殺其大夫放其大夫殺其公子之類皆所以譏時君之濫刑非周公之刑也時王失周公賞刑之法不能革當時之姦弊故仲尼以筆削之權代之善勸而淫懼焉我祖宗制賞刑之法載在有司畫一之章昭然可覩創之者如蕭守之者如曹未嘗有濫賞也而賞必當乎功未嘗有淫刑也而刑必當乎罪歷世行之弊無不革者蓋以聖祖神宗能攬權於上而群臣能奉行於下故也故司馬光自爲諫官及爲侍從嘗以人君致治之道三獻之仁宗又獻之英宗又獻之神宗而其二說則在乎信賞必罰也三宗旣用其言以致極治矣光以清德雅望執政於元祐之初躬行其言以革時弊進退群臣邪正之甚者十數人天下皆服其賞刑之當一時之弊亦無不革者我三宗真盛德之君而光亦可謂救時賢相也邇者陛下躬親萬幾一新時政斥逐姦邪登用耆舊禁錮者釋告訐者誅茲賞刑之至公而革弊之甚大者也聖策猶以姦弊未革爲憂者豈今日朝廷猶有僭賞濫罰如春秋時乎臣不敢不陳其大槩夫人主賞刑之大者莫如進退天下之人才今陛下每進一人必出於陛下素知其賢親自識擢可也不然則出於大臣侍從公心薦舉可也不然則采於輿論而天下國人皆曰賢可也苟不出於三者而一旦遽進之則議者必曰某人之進也出於某人陰爲之地也



如是則一人之濫進有以損陛下作福之權矣陛下每退一人必出於陛下灼知其罪震怒而賜譴可也不然則出於諫官御史公言論列可也不然則得於僉言而天下國人皆曰有罪可也苟不出於三者而一旦遽退之則議者必曰某人之退也出於某人陰有以中之也如是一人之誤退有以損陛下作威之權矣昔舜舉十六相而天下悅其賞之當去四凶人而天下服其罰之公陛下苟能以祖宗制賞刑爲法以虞舜用賞刑爲心執春秋賞刑之權以御之則何患乎姦弊之不革耶若夫有某勞進某秩以爲賞犯某事得某罪以爲罰此特有司之職耳非人主福威之大者臣不復爲陛下言之

也臣伏讀聖策曰賦斂之制經常之度猶昔也而財用未甚裕臣有以見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裕財用以經邦也臣竊謂欲財用之有裕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攬權謹按春秋書臧孫辰告糴於齊者譏莊公不節國用一歲不熟而告急於外也書初稅畝者譏宣公不節國用變成周什一之法至於履畝而稅也書作甲者譏成公不節國用至於以甲而出甲也書用田賦者譏哀公不節國用至於用畝而出軍賦也春秋書告者不宜告書初者不宜初書作者不宜作書用者不宜用臣由是知春秋賦稅之書爲人君節用裕財之訓明矣昔孔子對齊景公之問政不曰政在生財而曰政在節財有



若對魯哀公之問年饑不告之以生財之術而告之以  
盡徹臣又知裕國之術實在乎節用也側聞太祖皇帝  
有言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爲飾力亦可辦  
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  
不以天下奉一人嗚呼大哉言乎真可爲萬世子孫保  
國之訓也又聞仁宗聖性尤務儉約器用止於漆素衾  
褥止用黃紵嘉祐間臨軒策士出富民之要在節儉以  
爲御題時呂溱賦曰國用旣節民財乃豐仁宗悅之擢  
爲第一觀仁宗取士命題之意又真可爲萬世子孫保  
國之訓也又聞熙寧初司馬光王安石同對論及救災  
節用事安石曰國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也光曰  
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  
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光曰天下  
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萬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  
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  
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  
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司馬光之名言真可爲  
節用理財之法聚斂毒民者之深戒也陛下自和戎以  
來兵革不用二十年矣是宜倉廩富實貫朽粟陳如成  
康文景時可也而聖策乃以財用未裕爲憂雖臣亦竊  
疑之豈國家用度之際有所未節乎奢侈之風有所未  
革乎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尚繁乎今賦入不及祖宗全



宋王忠文公集 卷之二  
盛之日而用度不減祖宗全盛之時三年郊祀之禮所  
不可免者而臣下賞賜之費有可得而省也不得已之  
歲幣所不可免者而使命往來之費可得而省也百官  
之俸所不可免者而冗官可得而省也六軍之養所不  
可免者而冗兵可得而省也臣所謂用度之際有所未  
節者如此之類不止乎此也朝廷往嘗屢有禁銷金之  
令矣而婦人以銷金爲衣服者今猶自若也又嘗有禁  
鋪翠之令矣而婦人以翠羽爲首飾者今猶自若也是  
豈法令之不可禁乎豈宮中服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  
風未形於外乎臣所謂奢侈之風有所未革者蓋在乎  
此也臣又聞之道路謂遠夷外國有以無益之奇玩易

我有用之資財者池臺苑囿車騎服御有未能無所增  
益者中貴外戚便嬖使令倡優伶官之徒有未能無非  
時賞賜者臣所謂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尚繁者蓋在乎  
此也昔漢文帝躬行節儉以化民而海內至於富庶臣  
願陛下攬權於上而革衆弊以文帝及我太祖仁宗恭  
儉爲法以春秋所書爲戒則何患乎財用之不裕乎若  
夫自同於聚斂之臣獻生財之術則臣不敢也臣伏讀  
聖策曰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猶昔也而人才猶未盛臣  
有以見陛下致治之道在乎得士而欲人才之盛如祖  
宗時也臣竊謂陛下欲人才之盛宜攬育才取士之權  
臣謹按春秋書作甲穀梁因論古者有四民而以士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一  
民爲首范甯釋之曰士者治道藝者也又按經書單伯送王姬穀梁曰單伯者我之命大夫也范甯釋之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又按公羊春秋曰什一行而頌聲作何休因論及成周之時井田校室之制大學小學之法養士取士之說爲甚詳又按經赦許止之罪穀梁曰子生三月不免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傅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已之罪也心志旣通而名譽不彰朋友之罪也名譽旣彰而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而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春秋傷時王失育才取士之權而默寓其意於筆削之際公羊穀梁范甯何休之徒從而發明之亦可謂有功於風教矣我祖宗以來取士於科舉是古者諸侯貢士之法也養士於太學是古者校庠序之法也又有制科以待非常之士是有取於漢唐盛世之法也進士科或用詩賦或用經義雖更變不同而未嘗不得人也太學之士或出於舍選或出於科舉雖作成不同而亦未嘗不得人也二百年間名臣鉅儒建勳立業背項相望莫不由此塗出可謂盛矣陛下往者雖在于戈日不暇給之中而亦未嘗廢俎豆之事自偃兵以來復興太學以養諸生其取士之科作成之法一遵祖宗之舊恩甚渥也而聖策猶以人才未甚盛爲憂者臣輒獻攬權之說焉今取士之科作成之法雖曰



猶昔而人才非昔者由福威之權下移於前日故也夫  
法之至公者莫如取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  
權臣子孫門客省闈殿試類皆竊巍科而有司以國家  
名器爲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朝廷比因外臺之  
言例行駁放士論莫不稱快臣願陛下常攬福威之權  
以御之嚴詔有司謹取士之公法而無蹈往年之覆轍  
可也至所謂作成者蓋欲作成其器如鳶飛魚躍涵養  
其平日之剛方而成就其異時之遠大者耳非取其能  
絺章繪句以媒青紫也自權臣以身障天下之言路而  
庠序之士養諛成風科舉之文不敢以一言及時務欲  
士氣之振可乎臣聞嘉祐間仁宗以制科取士時應詔  
者數人眉山蘇轍之言最爲切直考官以上無失德而  
轍妄言欲黜之獨司馬光慨然主其事仁宗曰朕以直  
言求士其可以直言棄之耶擢寘異等此陛下取士之  
家法也臣願陛下以仁宗爲法以前日權臣之事爲戒  
命庠序去謗訕之規科舉革忌諱之禁有司取忠讜之  
論將見賢良方正茂才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濟濟而出  
如仁宗時矣尚何患人才之不盛乎臣伏讀聖策曰黜  
陟之典訓迪之方猶昔也而官師或未勵臣有以見陛  
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人而欲官師之勵如祖宗時也  
臣竊謂欲官師之勵宜攬黜陟賢否之權謹按春秋隱  
十一年書滕侯至威二年別書滕子范甯曰前稱侯今



稱子者蓋時王所黜隱二年書紀子至威二年則書紀  
侯范甯曰前稱子今稱侯者蓋時王所進臣竊謂春秋  
時王不能黜陟諸侯是必夫子以賞罰之權因其賢否  
而黜陟之也又按經書楚曰荆公羊曰荆者何州名也  
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  
不若子何休釋之曰聖人因周有奪爵之法故備七等  
之科以進退之臣是以知春秋實夫子黜陟之公法也  
故爲臣而知春秋者則必爲忠臣蓋春秋以責忠臣之  
至訓迪天下之爲人臣者也爲子而知春秋者則必爲  
孝子蓋春秋以責孝子之至訓迪天下之爲人子者也  
我國家任官之法上自公卿百執事下至一郡一縣之  
吏無非以公道黜陟之固無異虞舜三載考績之法也  
有學以教之於未仕之前有法以禁之於筮仕之後無  
非以公道訓迪之固無異乎成周訓迪厥官之方也故  
當時爲官師者罔不勉勵厥職坐廟堂之上與天子相  
可否者是宰相之勵其職也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  
非者是諫官之勵其職也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  
廊廟則宰相待罪者是御史之勵其職也百官勵其職  
於朝守令勵其職於郡縣是以祖宗之世內外多任職  
之臣故其致治之效遠出漢唐之上今陛下任賢使能  
以建中興之治黜陟之法訓迪之方無非遵祖宗之時  
而聖策乃以官師未勵爲憂者臣輒獻攬權之說焉今



黜陟之法訓迪之方雖曰猶昔而治效非昔者由福威之權下移於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大乎黜陟而治亂之所繫者莫重乎官師曩者內外用事之臣多出乎權門之親戚故舊朋黨文臣或非清流而濫居清要之職武臣或無軍功而濫居將帥之任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郡縣之吏其濁如泥是皆官曹澄清時可堪一笑者至於一言忤意雖無罪而亦斥睚眦之怨雖忠賢而必誅其一時黜陟皆出於喜怒愛憎之私無復有唐虞考績李唐四善二十七最之法求欲其盡瘁勵職可乎若夫所謂訓迪者蓋將以忠義訓迪之使其忘身徇國而已非欲訓迪其巧進取善造請以事權勢也當權門炙手可熱之時縉紳相率爲佞之不暇孰有以忠義相訓迪者乎至於今日而官師猶未勵者以其承積習之後而餘弊未革故也陛下必欲官師咸勵厥職莫若大明黜陟於上而以黜陟之次者付之宰相又其次者付之吏部又其次者付之監司可也昔慶曆中仁宗黜夏竦等用杜韓范富以爲執政以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聖德頌以揄揚之此陛下黜陟之家法也臣願陛下以仁宗爲法以前日權臣之事爲戒執福威之大柄以爲黜陟之法明忠孝之大節以爲訓迪之方如是則尚何患乎官師之不勵職如祖宗時乎臣伏讀聖策謂姦弊未盡革財用未甚裕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十一  
人才尚未盛官師或未勵其咎安在豈道雖久而不渝  
法有時而或弊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耶抑推而行之者  
非其人耶朕欲參稽典策之訓講明推行之要俾祖宗  
致治之效復見於今其必有道臣仰見陛下願治之切  
思慕祖宗之深欲聿追其盛德大業者可謂勤且至矣  
然臣已陳攬權之說於前且以春秋爲獻抑嘗聞先儒  
曾參有言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春秋之學陛下旣已深得之復能尊其所聞行其所知  
攬福威之權以守祖宗之家法則賞刑當而天下悅矣  
姦弊不患乎不革節儉行而天下化矣財用不患乎不  
裕取士公而賢能出矣人才不患乎不盛黜陟明而邪

正分矣官師不患乎不勵祖宗致治之效又何患乎不  
復見於今耶若夫所謂道雖久而不渝法有時而或弊  
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按先儒釋春秋有變周之文  
從周之質之說又有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之說臣  
以爲春秋未嘗變周也特因時救弊耳又嘗聞董仲舒  
之言曰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  
行救其偏者所以補其敝而已矣我祖宗之法譬猶大  
厦敝則修之不可更造苟不知遵守而輕務改更臣恐  
風雨之不芘也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願以仲舒補  
敝之說爲獻可乎若夫所謂推而行之有非其人者臣  
按春秋書乃一字如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之類穀梁



釋之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蓋言任用不得其人耳又嘗聞荀卿之言曰有治人無治法夏商周之法非不善也苟得其人監於成憲常如傳說之言遵先王之法常如孟子之言率由舊章常如詩人之言則夏商周雖至今存可也漢唐之法亦非不善也苟得其人常如曹參之守法宋璟之守文魏相李絳之奉行故事則漢唐雖至今存可也祖宗之法非不甚善也苟得其人常如司馬光之徒持守成之論則垂之萬世與天地並久可也陛下既知前日推而行之非其人矣則今日不可不慎擇焉臣願以荀卿有治人之言爲獻可乎若夫參稽典策之訓則有歷朝之國典在焉祖宗之寶訓政要在焉有司之成法在焉朝廷之故事在焉陛下宜詔執政與百執事之人參稽而奉行之可也若夫講明推行之要則無若乎攬權陛下提綱振領而以萬目之繁付之臣下可也陛下終策臣曰予大夫學古入官明於治道蘊蓄以待問久矣詳著於篇朕將親覽此陛下導臣使言臣不敢不盡言也臣聞人主開求言之路必將有聽言之實人臣遇得言之秋不可無獻言之誠蓋求言之路不常開而得言之秋不易遇今陛下開求言之路而臣遇得言之秋陛下有聽言之實臣其可無獻言之誠乎臣復有一言以爲陛下獻者欲陛下正身以爲攬權之本也按春秋書正者杜預謂欲其體元而居正公羊又



有君子大居正之說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者董仲舒之論正也謂人君所行必正道所發必正言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者劉蕡之論正也臣觀自古人君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周文王不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漢武帝文王宅心於正道之中其勤勞則日昃不遑暇食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萬民惟正之供故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見于思齊之詩在位之臣皆節儉正直見于羔羊之詩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其化又見于騶虞之詩文王能自正其身而其下化之如此若夫武帝則不然其所以自治其身與其下應之者皆不正也帝好諛也故公孫弘曲學以應之帝好刑也故張湯曲法以應之帝好利也故孔僅桑弘羊以剝下益上應之帝好兵也故衛青霍去病以拓土開疆應之帝好夸大也故司馬相如作封禪書以應之帝好神僊也故文成五利之徒以左道應之武帝不能自正其身而其下應之如彼臣願陛下以文王爲法以武帝爲戒端厥心居以爲化本非正勿視非正勿聽非正勿言非正勿動其用人也不必問其才不才而先察其正不正是果正人也其進則爲治之表其可以其才不足而不與之進乎是果不正人也其進則爲亂之機其可以其才有餘而使之進乎其聽言也必觀其言之是與非斯可以見其人之邪與



正有遜志之言必將察之曰彼何爲而投吾之所好哉  
是必不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害於我者也其可以其  
遜吾志而受之耶有逆耳之言必將察之曰彼何爲而  
犯吾之所惡哉是必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益於我者  
也其可以其逆吾耳而不受耶左右譽言曰聞必察之  
曰是必不正人也是必阿大夫之類也是必善結吾左  
右以求譽者也退之可矣左右毀言曰聞必察之曰是  
未必非正人也是必卽墨大夫之類也是必不善結吾  
左右以致毀者也進之可矣如是則一念慮無非正心  
一云爲無非正道左右前後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殆見  
四方萬里風行草偃莫不一於正矣臣願陛下以是爲  
攬權之本而又任賢以爲攬權之助廣覽兼聽以盡攬  
權之美權在陛下之手則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雖  
社稷之大計天下之大事皆可以不動聲色而爲之况  
區區四者之弊尚何足以軫淵衷之念哉臣聞主聖臣  
直惟陛下赦其狂愚不勝幸甚臣昧死臣謹對

御批

經學淹通議論醇正可作第一人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一卷終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二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鉉人岸重編

邑司訓會稽後學王鶴齡素堂校

奏議

輪對劄子三首

臣一介小臣不識忌諱不知朝廷事體愛君憂國出於天性妄懷發不恤緯之心竊聞道路洶洶咸謂金情叵測有南下牧馬巢穴汴都窺伺江淮之意廟堂之上帷幄之臣必有料敵制勝之策臣不可得而知然議者以謂邊奏有警則群臣失色相顧傳聞稍息則恬然便以爲安且謂敵有內難勢必不來夫不恃我之有備而幸



先三思文公集 卷之二  
敵之有難其謀國之術亦踈且殆矣自建炎至今未嘗不內相殘賊也然一會斃一會出其勢愈熾曷嘗爲中國利哉要在所以自備者如何爾我有先備敵雖強而不足憂我苟無備敵雖有難幸之何益彼或不以有難爲畏乘我稍怠長驅而來其將何以禦之耶臣謂今日禦戎之策莫急於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乎人望蓋知人之術自古所難蕭何不生孰人識韓信於未知名之日孟軻復出亦必取士於國人皆曰賢晉悼公以民譽而用六卿遂成復霸之業東晉以人心而起謝安遂成破敵之計國家寶元慶曆間西夏叛命仁宗以經畧安撫之任付之韓琦范仲淹二人雅有時望軍中有一韓一范西賊破膽之謠兵不大用而元昊臣服皇祐中用文彥博富弼爲相朝士相賀仁宗曰古之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元祐初相司馬光遼人夏人相戒曰中國相司馬矣謹無生事人望之能服人如此今若內若外士夫軍民口無異辭咸謂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爲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爲之用可爲大帥者今乃投閒置散無地自效或老於藩郡以氓沒其材內爲讒邪之所媚忌外爲夷狄之所竊笑天下輿情憤悶抑鬱臣願陛下斷然爲社稷計起而用之以從人望可以作士氣可以慰人心可以寢敵人之謀可以圖恢復之大計陛下縱未大用之亦宜付



以江淮重任使自當一面爲國長城亦可無西顧憂矣  
臣又聞范仲淹初以言事得罪尤爲宰相呂夷簡所惡  
斥逐於外及西方用兵仁宗思用仲淹夷簡薦之亦力  
仲淹果能成功夷簡不失爲賢相陛下當以仁宗之心  
爲心大臣當以夷簡之事爲法相與任用天下之賢才  
以爲排難解紛計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其次有舊宰執  
侍從及嘗言事之臣名節素著者或守遠藩或食祠祿  
或已休致或在謫籍並宜起廢置諸朝列其聲名風采  
亦足以聳動一時謀謨措畫必有大過人者諸將有以  
驍勇善戰稱者悉宜列置分布於荆襄江淮間以爲爪  
牙藩屏用賈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之法以駕馭之如  
是則異人輩出可以供任使矣猛虎在山藜藿不採國  
有人焉難當自消臣以爲禦戎之策莫大於此

右一

臣聞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者蓋人主攬權之術得之於  
此失之於彼者又人主攬權之弊臣請借唐以論唐自  
高宗中宗以來權移房闈明皇親平內難懲孽后驕主  
之禍挈大柄而掌握之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承平旣久  
怠於聽斷內則移於奸臣外則移於藩將是又失之於  
彼也肅宗再造王室代宗平亂守文而權稍歸朝廷亦  
可謂能收之於此矣然君臣苟安瓜分土壤以授叛將  
繼以德宗之姑息自是而後權歸藩鎮矣是又失之於



彼也憲宗剛明果斷削平僭叛而權復歸朝廷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晚節任用非人禍生所忽自是而後權歸閹寺矣是又失之於彼也陛下比懲大臣之盜權收還威福之柄朝廷清明皆謂陛下爲不世出之英主邇者衆口籍籍謂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秦檜死百秦檜生也其間最甚者如三衙管軍輩與北司深文固結盜陛下之大權養成跋扈之勢不可制遏昔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之相爲終始唐之禍起於北軍藩鎮之相爲表裏今禍胎於內而亂形於外臣竊爲陛下憂之夫權之大者莫如名器與財與兵今以管軍而位居三公是盜名器之極矣古之時無有也祖宗之時無有也又天下之利源財路皆入其門掎克聚斂不知紀極國用日蹙而私室愈富三家擅魯田氏擅齊殆不過此且身總禁旅久而不代陰結諸將以爲之黨深忌元功宿將之功名者不容其進自恃兵柄在手有輕視朝廷心夫樞密者號本兵之地號令節制天下之諸將者也今殿廷立班管軍傲然居前樞密甘心其後而不自以爲耻事勢倒置如此不奉行其意旨者幾希其能節制號令之耶又其子弟親戚咸盜清要之職臺諫有論列之者朝廷必委曲庇護俾其言卒不得行昔唐大將管崇嗣背闕語笑李勉劾其不恭肅宗謂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李祐有入蔡縛吳元濟之功違詔進馬溫造



正衙抨劾祐自謂瞻落於温御史今臺諫言及侍從大臣隨卽罷斥而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其何以爲國耶不獨此也至若清資橫加於噲伍高爵濫及於醫門諸軍置承受福威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城置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謗內外將帥剝下賂上結怨於三軍道路之間捕人爲卒結怨於百姓皆非治世事也陛下自總攬以來聖政不可勝紀如前日竄逐猾闖天下尤服陛下之英斷惟此數事臣所謂得於此而失於彼者可不深懲而痛革之耶臣願陛下慨然發憤斷自宸衷杜邪枉之門塞僥倖之路鑒漢唐之禍而斥近習懲齊魯之患而抑強臣不惟尊嚴朝廷亦所以保全此類不然臣恐太阿倒持日甚一日天下之憂不特在夷狄而已此臣所以不避斧鉞之誅爲陛下痛哭流涕言之也

右二

臣聞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自古人君未嘗不以得民心固邦本爲急而尤欲撫綏固結之於動搖疑貳之時我國家有天下二百年矣中遭厄運而宗社復興者良由四海民心戴宋惟舊陛下卽位於今三紀深仁厚澤尤著在天下之心然邇年以來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爲國斂怨民心稍離一曰不宣詔條二曰不卹刑獄三曰不先撫字何謂不宣詔條臣伏覩比年寬卹之詔屢下然



宋王忠文公集 卷之二  
而實惠未孚於民皆繇州縣不能奉行之弊昔人謂徒掛墻壁今則初未嘗掛凡遇詔下事有便於民而不便於吏者或宣畢而遂匿或畧掛而遽收故上雖有良法美意下不得而知者多矣况欲被其澤耶何謂不卹刑獄臣伏覩陛下慎刑卹獄之意雖堯舜成湯亡以加然措刑之效未逮於古者蓋由師帥之任鮮或循良昧者以胥吏爲耳目怠者以胥吏爲精神貪者以胥吏爲鷹犬案牘滿前漫不加省獄情出入動由此曹故富民納賂以買直貧者不能自伸强者劫持以求勝弱者不能自免所望以直其冤者監司也今監司按部動以胥吏數十自隨所至州縣唯務誅求苟滿其欲則獄事一切不問而望其有所平反可乎何謂不先撫字國家張官置吏本以爲民要當以撫字爲先催科次之昔之循吏勞心撫字而民皆樂輸不待催科而常賦自登夫催科自有常法豈在先期而取辦官以未及期爲辦事民當未及期而被虐故常賦未入於官府而橫費已歸於蠹吏矣悍吏持尺牒走鄉間嗷呼隳突雞犬不寧而欲民安其業可乎臣又聞邇者邊奏稍警所在以防秋爲名拘集舟船團結保伍措置無術州縣騷然至有鬻田宅以充糧草之賦殺耕牛以供觔角之輸斬山林以爲兵器撤室廬以營寨柵吏緣爲奸民情大擾苟不有以安恤之竊恐民逃其上散爲盜賊矣况今夷狄外侮國威



不振人心搖動正宜撫綏固結時也臣願陛下推溥博之仁下惻怛之詔勤卹民隱動之以誠官吏有害民者必罰無赦仍命宰相慎擇諸道監司以寄休戚以宣明詔條慎恤刑獄撫字黎元爲先務如是則四方萬姓罔不感泣人心旣悅寧患天意之不我助耶臣以謂固本以寧邦者莫大乎此

右三

上殿劄子三首

壬午十月

臣聞舜受堯之天下序書者美之曰重華協于帝武王繼文王而有天下記禮者美之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說者謂堯之所爲如是而舜亦如是故謂之協帝文王之所爲如是而武王亦如是故謂之繼述臣嘗考其行事乃不然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者天下謂之才子堯不能用至舜乃舉而用之號十六相有共工驩兜伯鯀三苗者天下謂之四凶並在堯朝堯不能去至舜乃流放竄殛之而天下咸服文王在商之末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終身執臣禮以事紂至武王嗣位之初乃會八百諸侯興仁義之師以伐之天下遂一統于周舜之所以協堯武王之所以繼文者如斯而已矣曷嘗泥其行事之迹哉此堯所以得知人之名而武王爲達孝也與恭惟太上皇帝至仁至聖內不謀之宮闈外不謀之卿士斷自宸衷以天下大器付之陛下世皆以堯舜擬之



臣獨謂堯舜之遜固美矣然出于耄期倦勤豈若太上皇春秋猶盛而遽爲是曠世絕無之舉哉真可謂賢於堯舜遠矣陛下思所以仰副太上皇之付託者當如何今社稷之大安危生民之大休戚人才之大進退朝廷之大刑賞非有所矯拂更張則無以慰天下之望必矯拂而更張之則必有以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之說而惑聖聽者陛下於此有若難處者焉臣謂太上皇之與陛下可謂父堯而子舜矣以聖繼聖推誠無間豈區區形迹之所可拘臣下常情之所能測哉太上皇旣以不疑而待陛下陛下亦宜以不疑而報太上皇三紀聖政可遵而行之者非一也至若因時救弊有所矯拂有所更張宜若舜之所以協堯武王之所以繼文者斷然行之以彰太上皇知子之明以盡陛下繼述之道毋若魯陪臣孟莊子之孝而已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右一

臣聞國猶身也強國與身者氣也醫者觀身之氣而知其人之壽夭識者觀國之氣而知其世之興衰自古帝王圖治天下雖謀之以智辦之以才必以氣爲之主然後大業乃濟劉項之爭雄也項自謂力拔山氣蓋世非也要之項之失天下也蓋以力而劉之得天下也蓋以氣夫百戰百勝一不勝而自謂天亡者氣何在哉屢戰屢敗而不爲之屈卒之易敗爲勝轉弱爲強者氣也蜀



先主英姿大度有高帝風兵雖屢挫而終不爲曹操屈  
吳孫權聞周瑜之言拔刀斫案遂成赤壁之雋功吳蜀  
之勢非魏敵也然而能霸有一方鼎足而立者氣使之  
然也臣來自草茅得之道路謂廟堂之上謀議之臣和  
守戰之議闕然未決茲理固洞然易曉議者何不思之  
耶臣謂養今日之氣莫如守伸今日之氣莫如戰挫今  
日之氣莫如和今我兵寡力弱國威未振固未能與之  
決雌雄於一戰以伸天下之氣也正須養之使壯俟時  
而動宜於荆襄江淮要害之地如人身之可以禦風寒  
者數處命大將屯重兵以固守之縱未能得志於中原  
亦足以據長江之險都帝王之宅保吳蜀萬里之故疆  
何故屈已買和蹈前日之覆轍耶大抵天下之勢強弱  
均而和則彼此受其利晉與諸戎和我與契丹和是也  
強弱不均而和則強者得其利弱者被其害六國與秦  
和契丹與女真和是也金以和議譎契丹而滅契丹矣  
又以和議譎中國而困中國矣耿南仲主和議而致靖  
康之禍秦檜主和議而弱國家之勢太上皇知金之無  
厭而和之不可保也去歲下親征之詔而天下二十年  
湮鬱之氣亦少舒矣雖淮上之師不利而金之被毒亦  
甚矣陛下應天受禪天下罔不歡欣鼓舞咸謂真主旣  
出恢復指日可期也陛下宜親御鞍馬如漢文帝慨然  
發憤如唐憲宗撫巡六師以作將士之氣以圖進取之



計况陛下之聖德可以動天陛下之節儉可以豐財陛下之英武可以定亂江淮有重臣以爲長城川陝有良將以爲爪牙亦何患事之不濟耶不然宜因天設之險以爲城池與民守之可也苟或復用和議則軍民解體雖苟一時之安而氣已爲之索矣百萬之歲幣固有所不惜也至尊之名分其可自貶損於嗣登大寶之初乎諸將用命血戰新復數路其可復捐而與之乎西北之民襁負來歸者不知其幾又可復委之虎狼而使之甘心乎况講和之復舉天下惟金之命是聽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當不止此陛下將何以應之乎臣謂今日之計戰固未可輕和決不可議守以養氣俟時而伸乘機而投而已

右二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尤宜遴選於嗣位之初論相得人則可以相與大有爲遴選於嗣位之初斯可以慰天下惟新之望昔舜之受命也選於衆而首舉臯陶湯之革命也選於衆而首舉伊尹高宗中興也首求諸野而爰立傅說成王訪落也首以師保而並處周召漢高祖首相蕭何而成創業之功唐太宗首相房杜而致貞觀之治明皇首相姚崇憲宗首相杜黃裳武宗首相李德裕我太祖之有天下也宰相雖因周舊其自圖任也則首用趙普仁宗卽位之始則相王曾又以李迪張



知白魯宗道爲宰執皆正人也英宗因舊相韓琦曾公亮而委任之又起富弼爲元樞用歐陽脩爲叅政治平之治最號得人神宗又因治平宰相而委任之及韓琦旣去則代以富弼元祐垂簾之際首用司馬光又起文彥博於已老平章軍國重事又相呂公著又並相呂大防范純仁元祐人才於茲爲盛歷代帝王與我祖宗任用大臣皆極一時之選又皆遴擇於新政之初足以厭服天下人心君臣相與有爲各成一代之勳業人主之職其有大於此乎恭惟太上皇授陛下以大寶位又以一相遺之虛右揆以待陛下自擇天下莫不拭目以觀此舉臣願陛下擇諸內外千官百辟之中孰有清德雅望負王佐才者孰有兼資文武可以救時活國者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天下蒼生望其起者然後用之可也苟惟不然寧虛位以俟之不可使庸人鄙夫僥倖而得以失天下之望非特此也人主之職雖在於論相至若侍從臺諫亦不可不親自識擢宰相得人則內可以奠安宗社外可以鎮服四夷又得賢侍從以論思獻納真諫官以拾遺補過才御史以糾肅官邪如是則內之百執事外之監司郡縣皆可以得人陛下端拱一堂之上群天下人才如意而任使之內脩外攘中興之功不日可冀矣

右三



應詔陳弊事

今天下之弊安在哉在乎中外小大之臣各居其官而不知其職也居其官食其祿因循苟且曠職不脩欲望弊事之革治道之興可乎臣請言其大者夫進退百官者大臣之職也獻納論思者侍從之職也爲天子之耳目正朝廷之紀綱者臺諫之職也內之卿監百執事外之監司守令莫不各有其職焉比年以來爲大臣者果能盡進退百官之職乎臣見其進百官不見其退百官也今日召某人赴行在明日除某人爲某官是固能進百官矣其所進者未必皆賢才率一二歲或半歲或踰月類皆遷之初不問其職事之脩與否也其或有罪必待臺諫論列然後從而出之或人主之意有所不悅則諭之使去而大臣未嘗自退百官居進賢退不肖之職而所進者未必皆賢其不肖者又不能自退之臣知其故矣是已欲收恩而不敢任怨也先正王曾有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爲大臣而不敢退不肖寧不愧王會之言乎此大臣失職也爲侍從者又果能盡獻納論思之職乎臣見其各司其局而未聞獻納論思也熙寧初司馬光以論新法不從力辭副樞之命神宗曰樞密兵事也不當以他事辭光曰臣未受命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是則居侍從者事皆可言是謂獻納掌內外制者不止於代言爲給事中者不止於封駁爲尚書



侍郎者又不止於各董六官之屬也今之居是官以各司其局爲了事以獻納論思爲越職寧不愧司馬光之言乎此侍從之失職也爲臺諫者又果能盡其所以爲耳目正紀綱之職乎臣聞歐陽修有言曰天子曰是諫官曰非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又聞蘇軾之言曰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今之爲臺諫者果能爭是非於殿陛之前如脩之言否乎又果能批人主逆鱗而使之改容如軾之言否乎臣往歲備員館職竊聞臺諫有論事不行者而同列不爲之助乃曰我自有體又有緘默不言者聞侍從百官言時事則怒而逐之臺諫之職果如是乎祖宗時臺諫論事或一章不從至於十餘章而未嘗遽已言苟不行則繼之以去趙抃爲御史言陳升之不當除樞副凡十有六章於是乞郡而得虔司馬光爲諫臣論刺義勇及乞降黜凡十有三章今之論事者或一再不從遂不敢復言寧不媿光抃等乎此臺諫之失職也至若內之卿監百執事外之監司守令其失職之弊有不勝言者臣竊謂欲盡革今日之弊宜首詔大臣修進賢退不肖之職內之侍從卿監百執事孰爲賢爲才拔其尤者一二人而進用之孰爲愚爲不肖亦取其尤者一二人而斥退之外之監司郡守孰爲賢才而稱職者拔其尤者一二人而進之於朝孰爲愚不肖而爲民害者亦取其



尤之一二而寘之於罪詔下旬日之間必責大臣以進  
賢退不肖而必欲其當如是則進一二人而中外莫不  
勸退一二人而中外莫不懼是則大臣之職舉矣於是  
又詔侍從宜修獻納論思之職凡朝廷闕失知無不言  
而不止於各司其局又詔爲臺諫者宜盡所以爲耳目  
正紀綱之職拾遺補過糾肅官邪凡有論列不可遽已  
宜以祖宗臺諫爲法而痛革前日緘默不言之弊雖然  
此特人臣之職也而人主有大職事陛下不可以不知  
一曰任賢二曰納諫三曰賞罰臣聞詩人美宣王曰任  
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任賢乃人主之職而尤急於興衰  
撥亂之時陛下邇日召元老正人或寘之政府或寘之  
臺諫或寘之侍從天下翕然稱爲治表臣願陛下旣  
之則宜力留之旣留之則宜推誠委任之勿責以繁文  
勿待以虛禮勿貳之以小人延之歲月可以責治效矣  
又陛下旣以疆場之事委之重臣良將宜若憲宗之任  
裴度斷然勿疑無惑乎紛紛之議而事從中制以失其  
機會臣竊聞張浚欲守淮而議者欲其守江吳璘屯兵  
德順而議者欲其退保夫守淮乃所以守江也舍淮而  
守江則長江之險與金共之矣江其可守乎唐韋陟欲  
李光弼退保潼關光弼曰兩軍相攻尺地必爭今委五  
百里而守潼關賊得地勢益張矣力破其說而成戰功  
三路之地陷沒久矣今幸力戰而復之乃欲無故而棄



之可乎陛下宜詔之曰閩外之事將軍制之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如是則事不中制而機會不失矣臣聞傳說告高宗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高宗命之朝夕納誨而中興有商聽諫乃人主之職而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陛下自卽位以來雖擢用正人以為臺諫然聽納之美猶未彰聞臣竊聞近有以酷權之利而持使命於浙東西者諫官論列不聽陛下又親批聖語以諭之有識咸以為疑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嗣位之始何急於用言利之臣又何以知此曹之名至於拂諫而用之乎又聞諫官有以盡言而去職御史有以振職而出臺此必姦臣有以誤陛下者不可不察陛下比嘗下

詔求直言矣未聞賞一敢言之臣以勸言者乃聞交結左右者得官迎合時事者免解賞諫如此其何以勸夫聽諫之道在乎博詢廣覽不可昵於偏聽而蔽其四達之聰明臣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推誠聽納養成聖德則納誨者皆傳說而高宗不獨聖矣臣嘗聞漢史贊宣帝曰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明賞罰者乃人主之職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臣竊見邇年以來有姑息之政無懲戒之罰去歲逆亮之死蓋上皇聖德所感天假手其徒以誅之諸將非惟無毫髮之功未退則逗留觀望已退則乘勢擄掠既不干斧鉞之誅而又受無名之賞有盜節鉞者有為兩府者有為三公者傳呼道路取笑間



閭名器之濫未有甚於今日又有爵位已崇而遷猶未  
已官曹已冗而員又復增政或出於多門命或從於中  
降是皆爲新政之累不可不革也至若有罪者不誅而  
惡無以懲又今日之大弊秦檜專權誤國二十年而乃  
生極寵榮死封王爵天下莫不切齒扼腕縱不剖棺戮  
尸其可不行追貶之誅乎又前日閹寺有弄權納賄紊  
亂朝綱者大將有聚斂交結敗壞軍政者大臣有進不  
由正述誤國家者臺諫有朋奸罔上惡直醜正者或依  
城社以自安或盤根錯節以自固或以去位而幸免典  
刑不正非大舜所以去四凶而服天下也臣聞太上皇  
卽位之初任用賢相追貶元惡竄姪奸邪天下稱快所  
以能中興我宋致治三紀者由其能大明刑賞於體元  
居正之初也陛下宜奮乾剛之斷法虞舜之明繼述太  
上皇故事先正首惡之罪而追貶之餘則次第施行如  
是則可以攬威福之權而陛下之職舉矣夫欲救今日  
之弊非至誠任賢納諫大明賞罰以勸懲之雖商高宗  
周宣王漢宣帝復出不可以致中興之治故臣願陛下  
先舉其職以率百僚如是則中外大小之職罔有不舉  
而弊寧有不革者耶弊事旣去內治旣修則夷狄有不  
足攘祖宗之境土指日可復矣

論左右史四事

與起居郎胡銓同上

臣等誤蒙親擢承乏左右史自供職以來檢討故事竊



見今之史職廢壞者非一其尤甚者有四焉一日進史不當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直前何謂進史不當臣聞唐褚遂良知起居注太宗問人君得觀之否對曰史記善惡以爲戒庶幾人君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魏謩爲起居舍人文宗遣中使取記注欲觀之謩謂史官書事以爲鑒戒陛下所爲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乃止遂良與謩可謂能守官矣至國朝梁周翰李宗諤爲左右史乃建言每月起居注願先奏御付史館國史書之曰進起居注自周翰等始豈不媿唐二子哉慶曆中歐陽修爲起居注嘗論其失曰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誤述旣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乞自今起居注皆不進本仁宗從之厥後佞臣執筆乃復進史沿襲不革遂至于今臣愚欲望陛下遵仁宗之訓革周翰之失自今起居注皆不進呈庶使人主不觀史之美不專在於李唐二君也何謂立非其地臣按唐制每皇帝御殿則左右史夾香案而立善惡必書其後許敬宗李義府動必懷姦懼爲史官所記遂廢左右侍立之職凡謀議皆不預聞文宗復正觀故事每入閣命左右史執筆立干螭頭之下由是宰相奏事得以備錄故開成之政詳於史書國朝故事天子坐朝則記注臣立於御坐之後歐陽修以謂起居者當視人君言色舉動而書若



宋王忠文公集 卷之三  
立於後則無以盡見乃徒立於御坐之前至脩罷職乃復立於後今乃遠立於殿之東南隅言動未嘗或聞可謂立非其地有媿於修多矣臣又聞元豐三年修起居注王存奏欲追正觀故事使左右史得盡聞天子德音儻以二府自有時政記卽乞自餘臣僚登對許記注侍立神宗曰人君與臣下言必關政理所言公公言之自非軍機何必秘密蓋人臣奏對或有頗僻或肆讒慝若史官書之則無所肆其奸矣大哉王言然未及施行至今議者惜之今史徒有左右之名而不知天子言動之實群臣奏對並以無所得聖語闕報職記注者但不過錄諸司供報公文而已何名曰史耶臣愚欲乞陛下復歐陽修侍立故事庶幾言色舉動皆得以書如宰執造膝之言自有時政記亦乞如王存所請凡餘臣奏對許令侍立亦足伸祖宗之志也何謂前殿不立臣歷觀自古左右史未嘗不侍於天子之側亦未嘗有前後殿之分唐制但云左右史分立於殿下螭頭之側和墨濡翰皆就螭之坳處有命則臨陛俯聽對而書之不聞後殿立螭而前殿不立也又聞歐陽修奏請自今前後殿上殿臣僚退合少留殿門俟修注出面錄聖語以此知國朝舊制前後殿皆侍立矣夫人主言動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宰執奏事百官進對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今獨後殿侍立而前殿不與義安在耶夫



朱王忠文公集 卷之二  
後殿侍立雖非其地然猶立焉亦愛禮存羊之意前殿不立是餽羊亦去而禮意俱亡矣今左右史分日而立無言動之異臣愚欲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庶幾一言一動皆得以書以備一朝之典謨光千載之史冊非細事也何謂奏不直前臣聞唐文宗謂魏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對曰臣頃爲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論朝廷事而毋辭也故國朝左右史皆許直前奏事雖以奏史事爲名而朝廷事亦可議焉蓋亦文宗命魏謩之意也熙寧中修起居注張琥奏曰近日緣例須牒闔門然後上殿竊見樞密都承旨每於侍立處尚得奏事起居注旣得侍立或有敷奏乞便面陳詔從之臣等自領職之後初欲直前奏事闔門以臣不預牒却之臣又嘗預牒之矣又謂今日無班次臣每見闔門奏事未嘗以班次爲拘左右史職言動當日有敷奏乃必欲預牒闔門又必欲有班次則事有當奏而不得奏其爲失職多矣臣又聞景祐中御史唐介論宰相文彥博仁宗怒之時蔡襄爲起居注直前論救事出一時又曷嘗預牒闔門與必俟班次耶況今來後殿奏對未嘗無兩班如是則記注之臣雖有直前之名而無可奏之時矣臣愚欲乞自今左右史奏事當令直前不必預牒闔門及以有無班次爲拘臣等所陳四事皆近日記注失職之大者臣等濫居是職敢



不盡言伏望陛下考古驗今循名責寔斷而行之不勝幸甚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三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傅銓人岸重編

邑司訓會稽後學王鶴齡素堂校

奏議

除侍御史上殿劄子

臣聞聖人之德無以加孝天子之孝莫大乎光祖宗而安社稷因前王盈成之業而守之者孝也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是也承前世衰微之緒而興之者孝也商之高宗周之宣王是也國有耻而雪之者孝也漢宣帝臣單于以雪高帝平城之耻唐太宗俘頡利以雪高祖稱臣之耻是也先君有讐而復之者孝也夏小康滅澆以復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三  
后相之讐漢光武誅王莽以復劉氏中絕之讐是也歷代帝王雖守成中興雪耻復讐之迹不同其功光祖宗孝安社稷則一而已我藝祖皇帝應天受命肇造大業親平僭僞一統萬方聖子神孫繼繼承承可謂盛矣不幸運厄陽九醜夷亂華靖康之禍有不忍言者國讐世耻自古無之記曰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譏不討賊以謂國無臣子齊襄復九世之讐仲尼賢之楚以六千里之國事讐荀卿罪之賢聖立言垂訓責後世之爲君臣爲子孫者可謂至矣恭惟大上皇帝躬堯舜至聖之德有禹文知子之明斷自宸衷以社稷付之陛下聖意端有在焉陛下天資英武慨然以興復爲念竊聞每對群臣論天下事則曰當如創業時又曰當以馬上治之又曰某事當俟恢復後爲之臣比因宣召語及祖宗陵寢聖容惻然曰四十年矣臣仰知陛下之心真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漢光武之心也奈何在位之臣不知忠孝大節不能仰副聖心之萬一復欲蹈昔日奸臣之覆轍屈已以和仇讐之犬羊指祖宗中原之境土爲金人之境土謂不當取指祖宗中原之人民爲金人之人民謂不當納遂取秦隴已復之故地無故而棄之以資寇讐以絕生靈歸附之望聞有說進取者則群嘲而聚笑之大臣唱之於上小臣和之於下并爲一談牢不可破自非陛下剛明果斷不惑群議則社稷大計其誰與謀



宋王忠文公集 卷之三  
有君無臣真可以長太息也臣願陛下推誠盡孝終始如一言動之間不忘社稷晏安之頃必念祖宗側身修行上以承天意興衰撥亂下以慰民心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革前日圖任之失有善必賞有惡必罰以振今日紀綱之弊仍下詔音戒飭有位無小無大咸懷忠良去和附之私心贊國家之大計陛下既率之以孝群臣咸應之以忠如是則可以動天地通神明慰祖宗在天之靈無負太上皇付託之意矣中原何患乎不復中興何待乎以日月冀耶

論史浩劄子

臣聞人臣之罪莫大於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有一於此罪不容誅衆惡備焉其何可赦臣謹按尚書右僕射史浩人品凡下天姿險奸昔爲士人以權酷犯罪身幾不免及試吏州縣奸脏狼藉惡聲播聞浩能以諂佞取容致身朝列夤緣遭際事陛下於潛藩龍飛在天躡居政府浩不知盡臣子之大節報非常之恩機巧百端得罪公議臣請條其罪惡之著者有八焉往歲太上皇帝聞欽宗之訃痛切宸衷下詔親征思雪國耻知陛下春秋鼎盛智勇天錫斷然以社稷付之深望陛下之大有爲也浩爲心腹之臣不能以忠自效乃於義不共戴天之日首進寢兵之言專主和議以沮大計蓋欲踵秦檜之態爲固寵之身謀此懷奸之大罪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三  
一也太上皇憤洋亮之渝盟悟和戎之失策以疆場之事付爪牙之臣大將吳璘等奮身血戰復秦隴故土屯兵固守俟時投機縱未能長驅以定中原亦可以牽制金人南牧之患浩既主和懼吳璘進取陰使其黨鼓扇浮議妄謂金與西夏協力攻璘遙從中制令不退者斬遂取十三州之地而盡棄之將士喪氣中原離心誤彼生靈盡遭魚肉不獨棄地是乃棄民不獨棄民是乃棄信皆由浩欲售一己之私而不顧國家之大計此誤國之大罪二也浩履歷既淺德望素輕驟居要塗天下竊笑於是取國家名器爲一己私恩躁進之徒翕然合爲一黨門闌可以炙手士論爲之沸騰至有嫡子嫡孫之號親姪過房之稱有號密傳心印者有號正法眼藏者名居宗派布在朝列者紛如也昔王叔文竊柄有八司馬之黨李逢吉用事有八關十六子之徒浩得時遇主如此乃欲效叔文逢吉之爲人此植黨之大罪三也浩自參朝政卽盜大權視宰相若無人待同僚爲不物人皆畏其凶焰莫敢誰何官爵科第輕以與人進退百官悉自己出自爲右揆益肆其奸方欲排擊所憎駮除異已會其腹心內潰黨與相攻陛下察其奸邪知其朋比收攬權柄出自宸衷不然朝廷之禍可旣耶此盜權之大罪四也陛下嗣位之初首下求言之詔忠臣義士上封言事者非一浩抑讜直之言不使上達有佞已者則



以免解啖之春闈省試知舉三人上體聖心策問時事  
浩疑其斥已遂令黨人林安宅追捕雕匠勒令毀板三  
知舉嘗面奏其事有旨令刊行安宅儉人也知有浩而  
不知有陛下不遵聖旨而惟浩是從卒不許刊陛下取  
士之始而浩首禁程文何以彰清朝不諱耶此忌言之  
大罪五也太上皇用天下人望起舊相張浚知建康陛  
下因付以江淮重任擢爲樞府委任之專不啻若憲宗  
之待裴度浩與浚冰炭不同且懼其成功凡有奏請必  
多端阻之初遣史正志往建康欲阻浚進取之計及其  
既還遂酬以郎官又因詔百官言事遂令正志等密加  
詆毀指爲許靖房瑄有識爲之不平此蔽賢之大罪六  
也浩凡與同列奏事未嘗不留身退則妄稱聖旨以誑  
之浩嘗有辭免參政劄子未嘗稱祖宗及太上皇之德  
退則增加數語以報浩之欺君大率類此昔王欽若爲  
相每奏事必袖數奏但出其一餘則詐稱已得聖旨馬  
知節嘗面折其奸浩挾欽若之奸以罔衆朝廷無知節  
之直者以折之此欺君之大罪七也陛下卽位之初以  
太學生經太上皇教養之久並與免解浩乃爲已恩務  
在籠絡已而聞諸生議已遂深疾之復加沮抑嘗於稠  
人中言太學有風波臣對以子產不毀鄉校浩曰某固  
無他但上怒之爾浩近赴景靈宮行香道由貢院會太  
學補試士子填壅鄧王回車避之聞者欽嘆浩乃作威



以逞爲士子所嘲旣而語人曰上怒補試喧嘩欲命不考某以誤其遠來救之浩善則稱已過則稱君皆此類也此訕上之大罪八也浩無宰相才而居具瞻之位遇堯舜主而懷共鯨之凶陛下當任賢使能圖治大業如使浩輩久在廟堂其可以望中興之治耶臣願陛下正其罪惡竄之遠方以快天下之心以爲群臣之戒

再論史浩劄子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乎任賢去邪任賢去邪莫先乎信賞必罰任賢而不知賞與不任同去邪而不能罰與不去同古之帝王能任賢去邪者莫如舜舉八元八愷而相之取四凶而流之可謂能賞罰矣未聞以十二牧之任而處四凶於外也臣昨日面對論列尚書左僕射史浩之罪乞加竄殛陛下謂今日已罷之臣知陛下能去邪勿疑可謂無媿於舜矣及宣麻於庭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府輿論咸以爲疑謂陛下雖能去邪而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也人臣得時遇主未有如浩不忠於主亦未有如浩浩不忠之罪不可以一二數臣姑論其大而著者有八已見前章效秦檜而主和議可謂懷奸棄德順而資寇讐可謂誤國名在宗派者不止八司馬可謂植黨竊天下之柄不止如王叔文可謂盜權陛下導人使諫而浩鉗人之口可謂忌言陛下委任忠臣而浩百端譖毀可謂蔽賢留身奏事妄稱聖旨可謂欺君



善則自稱過則歸主可謂訕上八罪有一且不容誅浩備有之其何可赦縱不投之四裔以禦魍魅其可以巨藩大城而賞奸耶臣恐天下未必咸服如虞舜時也况紹興密邇王都最爲大府浩昔嘗爲屬吏奸贓著聞亦何面目見其吏民耶臣願陛下出臣前章正其罪惡褫爵名罷差遣竄之三危之地與天下共棄之度使大功不專於舜也

論進取利害劄子

臣恭惟陛下以英武之資奮剛明之斷不惑群議任用忠謀遣二將臣出征淮甸首平靈壁敗虜將蕭琦而降之又平虹縣降蒲察徒穆天周仁歸附者以萬計又敗金人于宿而得其州可謂日百里以闢國月三捷以奏功矣投機而進勢如破竹恢復有期神人交慶正勇者效力智者獻謀時也况臣誤蒙親擢爲耳目之官可無愚者一得之慮以裨廟謨雄斷之萬一乎臣竊謂王者仁義之兵爲弔伐而舉况中原本吾土地人民本吾赤子正宜諭之以恩信先之以招納不得已而戰伐隨之臣慮諸將或不知此臨陣之際未必無過有殺傷捷獲之後又未必無秋毫之犯恐傷陛下好生之德失中原來蘇之望欲乞陛下密詔張浚深戒敕之昔李晟平長安李愬入蔡國朝曹彬平金陵皆得王師弔伐之意宜諭諸將以此爲法庶幾富貴可以及子孫功名可以垂



竹帛也又三金將既降宜速加封爵以勸來者昔沛公入關留圍宛城陳恢說以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諸城未下者必聞聲爭開門而待之沛公從其言南陽守齧降封爲商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今中原列城爲金守者聞皆有離心非不欲降但未知吾所以待之者如何耳彼聞蕭琦蒲察之徒降而受賞亦何憚而不來不然則其心愈疑而其守愈堅矣今日之事正宜若沛公用陳恢策則可以不戰而屈人兵也臣又聞汪澈被召已至中塗未知誰攝其任臣謂宜令張浚并節制荆襄庶得令出于一輕重不偏將士協心遠近同體緩急可以相聞勝負可以相援况荆襄將士素懷浚恩德皇甫倜之徒尤服浚威名若使浚兼制之則人必樂於用命矣又璘退師保蜀陛下亦以進取事詔之且明諭以前日退保由建議者之失不惜爲悔過語以慰將士及三路人心令璘觀時度勢以圖進取如秦隴可復得宜卽進兵以相犄角以牽制金人南牧之患如是則金數處受敵救覆亡之不暇縱未得其頭顱必將遠竄沙漠矣此數者皆今日之所甚急臣願陛下與一二大臣速議如臣言可採乞賜施行今正是天以機會授陛下時不可失也

論史正志劄子

臣聞奸人多謀能觀時而爲進退當權臣植黨則必附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三十一  
合以求進以竊美官及朝廷清明則又用奸計而苟免以逃天憲熙寧初王安石爲執政用小人呂惠卿之謀變祖宗法度逐朝廷正人天下莫不切齒及元豐末司馬光爲相惠卿自知罪大爲正論所不容遂丐祠于外冀脫典刑時蘇轍爲諫官遂首論其惡安置建州天下快之由是見祖宗時爲臺諫者排擊奸邪未嘗因其求去而容其幸免也臣謹按吏部郎官史正志操心傾險賦性奸邪自爲士人時嘗出入貴人之門專事交結乃初登科遂欲求爲秦嬉之婿託平日素所交結者賂嬉乳得使之譽已秦氏聞而薄之遂不見納旣而干求時相而得監倉善觀時以求進聞樞密葉義問欲議進取遂竊吳若江淮表裏論而增損之自號恢復要覽以投義問遂繇篋庫而得密院編脩爲士論所嗤及史浩執政欲主和議正志復變前說以投浩浩喜其佞已遂遣之建康以爲說客欲以口舌阻進取大計嘗談兵於張浚之前爲浚所不禮正志乃妄撰語錄設爲已與浚答問辨難之語歸以佞浩浩大喜之除爲戶部郎官浩與正志姓同而族異繼拜浩而父事之在浩之門最爲用事故士論有親姪之嘲正志旣不見禮於浚遂極口詆之嘗應詔上書比浚爲許靖房瑄聞陛下召浚懼其不利於浩唱爲浮議以沮其來時人比之張又新今陛下知浩之奸斷然罷之知浚之忠破群議而任之正志自



宋王忠文公集 卷之三  
知朋比讒慝得罪於清議遂力求去朝廷乃以福建運判與之正志能用奸以自免大類惠卿求去於元豐之末臣濫職風憲苟不論而擊之寧不自媿於蘇轍乎欲乞陛下特發英斷明正志讒慝朋比之罪以正典刑縱未能行兩觀之誅亦當薄示三危之竄庶使元祐清明之政復見於今日天下幸甚

再論史正志劄子

臣昨嘗論列吏部郎官史正志朋比讒慝自知罪大欲逃典刑力求外補朝廷以運判與之是用外臺重任以賞奸也欲乞睿斷正其罪而竄殛之至今未見施行臣深所未諭臣聞唐王叔文以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號召當時有名之士欲僥倖而躡進者並以郎官清要之職處之相與結爲死黨至譽叔文爲伊周管葛憲宗監國之始首逐叔文而殺之其徒皆終身竄殛號八司馬元和之治比迹正觀淮西功業冠出李唐蓋繇憲宗必於用罰以去邪也臣竊謂前宰相史浩之惡不減王叔文其黨與之盛不止八司馬雖非天下奇才至於撓節以附匪人懷奸以害公議則一而已如正志者在浩黨中尤爲親密出入門闈蹤跡詭秘人皆呼之曰繼拜公又榜之曰親姪遂自樞屬驟遷戶部郎又遷天官郎使浩不去則正志必躡處侍從矣正志去冬歸自建康不獨搖撼張浚尤媒孽李顯忠之短必欲朝廷罷浚而誅李



顯忠以沮恢復大計非陛下保全而委任之則忠臣良將身首且不可保豈復有今日淮甸之捷耶今國家方欲恢復中原所賴以激勸者賞罰而已前日二將奏功賞不踰時輿論咸以爲當讒慝之人亦宜薄正其罪今不獨逃司寇之刑而又以外臺耳目之寄處之何以慰天下之公議乎郎曹運判至么麼也而臣喋喋言之者非以其玷列宿汗外臺而已而朝廷之刑賞公議之是非寔繫焉伏乞陛下出臣兩章斷然逐之以示去邪勿疑亦足以懲一而勸百也

論廣海二寇劄子

臣聞王者將欲治外必先安其內不有小忍則不能成大謀臣竊見陛下剛斷不惑神武維揚命將出師平定淮甸曾未踰月捷音屢聞蓋將復祖宗之境土復會諸侯於東都可謂得宣王外攘之道有光武大敵之勇矣然臣愚計以謂治外必先安內欲小忍以成大謀者今欲外攘夷狄而境內有廣寇海賊嘯呼爲患猶未勦除外未寧而內有憂不無上貽聖慮者臣竊聞朝廷議遣鄂渚之師進誅廣寇想蕩滌固有期矣然臣相時度宜恐未可遽進嶺外當盛夏乃瘴癘大作之秋北人衝之未有不病者尤非行師之利臣以謂不如頓兵於桂林以爲聲勢而下詔赦其罪惡許其投降或不受命斯可以必殺無赦矣海寇出沒無常尤爲瀕海州縣之患聞



樞府嘗遣人招安之亦有受招之意臣謂二寇皆可開其自新之路庶得境內稍平可專意外攘臣所謂治外必先安內少忍以成大謀者此也臣又聞二寇之作皆緣監司郡守不得其所致既未能弭之於未萌之前又不能誅之於已覺之後養成其亂以致猖獗隱匿不聞遂致滋蔓爲監司郡守者其可不懲之乎欲乞陛下宣諭宰相稍正典刑仍別擇賢才以爲外臺共理之寄以分陛下宵旰之憂不勝幸甚

論韓仲通俞良弼劄子

臣聞古之爲民師帥者能以德化人則人耻於爲盜能以威服人則人不敢爲盜能以智畧屈人則可以除一時之盜三者俱無焉則何以爲民師帥共理天下乎臣竊見廣賊海寇久未撲滅上勞聖慮者蓋繇帥守不得其人既不能使之懷德畏威又無智畧以勦除之也朝廷不詰其致亂之由懲其不職之罪又從而遷爲大藩因而久任亦可謂失刑矣臣竊見知明州韓仲通不能防禦海寇致昌國定海諸縣皆被其毒而海道爲之不通初有捕致海寇者仲通從而縱之遂致其徒益熾昌國令嘗獻謀於郡仲通忽而不聽四明人莫不切齒朝廷旣不罷黜之又除知紹興府仲通不能治一郡其可以典大藩帥一路乎知靜江府俞良弼不能弭雷化之盜遂致蔓延而二廣爲之騷然運使鄧酢用虔吉茶商



以擒凌鉄良弼忌酢併與茶商等皆不奏功致茶商憤然嘯呼而起醜黨數千人矣而屬縣殺戮官軍守臣有死者其勢方熾朝廷不能正其竊位之罪乃因而久任之安能使鼠竊狗偷輩卽時以降而仲通刻薄小人昔爲秦檜鷹犬其惡備見於白簡臣不復論之議者猶謂其有龕才可以任使及治四明最無善狀專用公帑交結輿援海盜猖獗畧無計畫其才亦可見矣良弼雖無仲通之惡然聞其老繆不事事况二廣去朝廷爲最遠斯民所恃以爲命者惟師帥之臣爾良弼爲大帥而盜賊充斥如此何以安遠人乎臣欲乞睿斷罷仲通紹興之除奪良弼靜江之帥別擇有用之才以代之將見海廣二寇不誅而自滅矣

論內庭節省劄子

臣聞生財莫若節財省用斯能足用今陛下方圖恢復而版曹以財用不足爲言常賦旣不能供所須民財又不可遽而取惟有痛加節省可以薄助軍興然節省一事尤在聖躬親率昔漢文帝身衣弋綈以致富庶唐憲宗躬服浣濯以致中興藝祖皇帝幕用青布而僭僞以平仁宗皇帝被用黃紬而風俗歸厚此乃前代帝王之盛德我宋祖宗之家法尤不可不遵也陛下比從諫臣之請裁減外廷官吏度一月所省亦不下十萬緡以歲計之不無少補又竊見內侍都知李綽具到宮掖用度



之數有云此項全支者有云減半支者有云住支者內  
庭節約如此亦可以風化天下矣然臣愚區區猶望陛  
下躬率之者蓋欲陛下於乘輿服御玉食之間有可更  
加節約者親出御批敕賜外府以助軍須以爲中外節  
省之訓如內侍所具之數除德壽宮不可減損外亦有  
全支而或可減半者亦有已減半而更可以分數減者  
陛下旣躬率之爲下者亦何敢不從耶俟邊事稍寧自  
當復舊今日權宜行之正聖訓所謂今日當如創業時  
也臣不勝拳拳之至

論宿州退師劄子

臣聞宿州之師全軍退守觀時識變深得進退之機然  
而異議小人與聖意素不合者往往幸災樂禍倡爲浮  
議以動搖大計以離間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使其說果  
行殆非宗社之福昔唐憲宗伐蔡戰數不利群臣爭請  
罷兵錢徽蕭俛之徒言尤確苦會高霞寓戰却宰相揣  
帝厭兵欲赦賊以探上旨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  
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措  
置如何詎可以一敗便阻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  
間斷然用一裴度卒能成平蔡之功臣願陛下以剛大  
爲心毋以小衄自阻察小人之意勿爲浮議所搖敦遣  
中使慰勞將士且令解甲休息養銳俟時大臣如裴度  
者益加委任以固其心勿使異議如錢徽蕭俛之徒得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三  
以肆其讒間况陛下今日之師爲祖宗陵寢而舉爲徽宗欽宗復讎而舉爲二百年境土而舉與古之帝王好大喜功開邊生事者萬萬不同陛下隱之於心俯仰無忤小人異議亦何足恤哉投機而進知難而退側身修行任賢使能政事益加修軍旅益加治財用益加蓄以待天時人事之至可也顧在陛下斷之如何耳

### 論休假劄子

臣竊以今日邊事未靖正君臣相與有爲日不暇給時也竊見朝廷尚循平時故事假故稍多有妨機務臣欲乞陛下未明坐朝日晏而退至放假故之日宜常御便殿不拘早晚引見宰執侍從臺諫群臣賜以從容訪問時務事有可採卽時施行仍勅朝廷不可似常時作假宰執日入朝堂百僚各任其職庶幾事務不廢共致中興不勝幸甚

### 論林安宅劄子

臣聞口道先王語行如市名曰盜儒此聖人之所必誅王法之所不赦也臣謹按前知臨安府林安宅者其盜儒之雄乎初令越之新昌納官妓爲妾則以濫聞及倖漳州盜郡將之權貪墨自恣則以脏聞及作廣漕起羅織之獄誣陷善良則以酷虐聞諂事鄉人朱倬倬令何溥薦之而得浙漕倬雖小人然於安宅有卵翼之恩及臺官張震欲論倬安宅乃手疏倬之隱惡數十事以



宋王忠文公集 卷之三  
示震倬之罪人皆可得而言也而安宅納之其與呂布  
事董卓而殺董卓何以異乎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之  
門其在都司也進則見浩退則見大淵天府之除不由  
正道物議咸鄙薄之有從何處來之語浩與大淵結爲  
死黨及二人反目浩託安宅和之安宅既欲效勤於浩  
又欲獻佞於大淵遂造其室爲奴顏婢膝之態士夫傳  
以爲笑陛下比於經筵嘗語臣曰近臺諫論龍大淵事  
朕不私之已罷其職矣臣言陛下屈已從諫以天下爲  
公不私潛邸之臣社稷之福也陛下稱不私者至于再  
三今安宅乃自託於大淵之門以盜威福陛下且不私  
大淵其肯私其門下士乎安宅自知罪惡爲清議所不

容乃詐病以求致仕朝廷旣以宮觀與之矣又用計以  
復畱臣近嘗面奏其奸陛下卽諭宰相令丐祠而去矣  
今又必欲朝辭冀僥倖復畱之計動用奸謀以要君父  
不顧廉耻不知進退真小人之雄者也或謂安宅之才  
可以治劇然自知臨安以來初不見其所長事無大小  
皆委於吏獄訟繁興而不能決盜竊公行而不能治議  
者謂不逮前政遠甚是豈可居彈壓之任乎陛下斷然  
罷之可謂能去惡矣爲安宅者固宜惶懼朝聞命而夕  
卽塗也乃復徘徊不去不知何所恃而取爾耶臣欲乞  
斷自宸衷正安宅罪而竄逐之以爲不知廉耻者之戒  
貼黃臣與安宅素無睚眦比因安宅奉史浩意旨



毀省試策題及程文之版臣以公議責之卽非私  
怨安宅聞陛下用臣爲御史卽欲求去蓋用奸計  
以鉗臣口臣前日面奏其奸卽蒙陛下罷而去之  
臣已不論列今聞安宅復求朝辭物議沸騰咸謂  
安宅倚恃奧援不顧公議故臣不得不論之願出  
臣章示至公於天下

再論林安宅劄子

臣誤蒙親擢濫司風憲比嘗面奏前知臨安府林安宅  
奸邪交結等事陛下卽諭宰相令安宅罷職丐祠而去  
臣仰窺聖意旣俯聽臣言得從諫如流之美又欲保全  
安宅使不繇彈劾而罷爲安宅者固宜聞命卽行又復

乞朝辭冀奸計得施欲求再用臣昨條列其罪謂卽賜  
施行今乃聞有旨令安宅內殿引見臣不勝惶懼之至  
竊聞仁宗之時任用臺諫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  
廟廊則宰相待罪臣今論一小人而不能使其知畏尚  
何面目居風憲之地耶安宅前日聞陛下用臣爲臺官  
卽詐爲病疾以求致仕旣已得祠命下復止罔上要君  
尤足以見其奸詐今宜卽去而復乞朝辭未有班次而  
遽得內引是前日之奸計復行也臣竊見近日執政臺  
諫以疾求去者皆放朝辭安宅何人而得此隆眷異禮  
耶欲乞陛下深察安宅奸邪交結之罪亟賜竄逐以慰  
公議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三卷終



